

阅享生活

聊聊我的阅读生活

□ 陈光然

在我看来，一个人的读书经历和获取知识渠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：第一种类型是狭义的“读书”，主要是指接受国民教育，大多由小学、初中、高中(中专)、大学等各个阶段构成，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是课本，主要学习方式是老师教、学生学，主要检测方式是考试，主要检验标准是分数。这些阶段的读书，主要任务就是循序渐进、系统地掌握各个阶段的知识，进而不断向新的学习阶段迈进。第二种类型是广义的“读书”，就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、职业特点等来选择读书的领域及其内容，以更加多样、灵活的方式来获取知识，这种读书可称之为“阅读”，是一种在主动状态下的读书。

每个人在上学期，应该是被动接受多、主动阅读少，毕竟有“考试”和“分数”在左右着。当然，这其中，也因人而异；有的学生，学习和接受课本知识能力强，每个学科都高分，但学业之余的阅读不多，简而言之就是为考试而读书；有的学生，学业成绩不一定多优秀，但喜欢阅读课外书，知识储备比较丰富；有的学生，在努力完成学业规定动作的同时，还挤时间阅读课外书，两者相得益彰，学习的效果更好。

我的阅读生活，是从孩提时代看连环画开始的。教书的父亲喜欢看课外书，受他的影响，从小就喜欢看课外书。父亲很注重培养哥哥和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，注重拓宽知识面，从而不断提高阅读、写作的水平。我和哥哥上小学后，父亲每年都要给我们订《学习与玩》《小学生优秀作文选》等课外读物。年纪稍小的我，则更喜欢看连环画(也叫“小画书”)，以看图为主，图画下边简单配着几行字，图文并茂，栩栩如生，通俗易懂，看了后容易记住故事内容。那时期，因为我拥有着几大箱花花绿绿的课外书，因此就成了同龄伙伴最为羡慕的对象。上小学时，每逢周末或节假日，我和邻村的表弟都得放牛放羊。每次去放牛放羊，我都习惯带上几本课外书，到山上后，就有滋有味地看起来。表弟则负责看管牛羊，我负责把看过的故事讲给他听，他也乐意，我也高兴，也算是小伙伴间分工又合作吧。那时候，我每晚做完作业后，都坚持在油灯下专心地读课外书。可以说，当时，书就是我最贴心、最信赖的小伙伴。现在，每当回忆起那段充满着无限乐趣的“牧读”生活和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读书的时光，仍然让人怀念不已。上小学五、六年级时，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刚从师范毕业，他也喜欢舞文弄墨，还发表过文章，受他的影响，我更加爱好阅读，作文也越写越好，一直得分高，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让同学们学习。

1995年金秋时节，大理州民族中学破例从全州12县(市)的小学毕业生中，严格按照分数招录了2个初中班。我以全乡第一、全县前列的成绩有幸成为州民族中学历史上唯一一届的初中班学生。进入初中后，由于学习负担加重，加上又有升学的压力，很多同学都在老师的监督下自觉地自觉地纷纷跳进无边的“题海”中，而紧张繁重的学习任务丝毫没有减退我阅读课外书的热情，特别是学校的图书馆、阅览室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在学校的阅览室里，我见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些报纸、杂志，更是激发了我的课外阅读的热情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经常从图书室借书来读。当然，这其中，也是受到同在民中读高中的大哥的影响，他也一直喜欢阅读、写作，自然地也就要求我在课余时间多看课外书。初中3年，语文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的成绩一直名列全年级前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几门功课成绩领先，跟我喜欢阅读是分不开的，特别是作文3年来都一直保持全年级前列。

1998年9月，我考入了大理州民族师范学校。当年，考上师范就意味着有了“铁饭碗”，升学的压力一下子被抛到了九霄云外，而且在师范学校里，由自己支配的时间还是挺多的，就看你怎样利用。喜欢阅读的我，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进行广泛的阅读，尽情地汲取文学的养分。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不能与大学的相比，但也能满足从乡村走进城市求知

的我。学校阅览室的报纸、杂志也特别多，每次走进阅览室，我都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。3年师范生活，我的大半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、阅览室中度过的。刚进入师范学校，我就加入了文学社、记者团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大，就萌发了写作的愿望。于是，我开始向各种报刊投稿，师范一年级时第一篇文章《山村教师》开始在《大理日报》公开发表。到毕业时，我已在《云南经济日报·习作周刊》《大理文化》《中专天地》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50多篇，特别是《云南经济日报·习作周刊》还为我开过“中专精英”的小专栏。我的体会，只有大量阅读，才能不断提升写作的水平。

喜欢读书的人，大都还有一个喜欢去的地方——书店。记得在师范期间，和同学上街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。学生时代买书，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买书的钱全是从父母按月寄来的生活费中挤出来的。3年里我买了不少书，许多书都被同学“一借不还”。虽然非常不舍，但想到这些书被阅读了，发挥了应有的价值，心里还是高兴的。记得毕业回家时，我用纸箱装了几大箱书。

2001年8月，我登上三尺讲台，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。在教书的3年时间里，我努力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，仍然坚持阅读。在我那间简陋的宿舍里，除了一床一椅一桌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家具，其间最显眼的就是桌上那些挨挨挤挤的书籍。有众多书籍相伴，还真有点“陋室不陋”的品位呢。教书时，每年我都要自己订几本杂志，购买点书籍，以此来丰富单调的生活。当然，那时学校订的党报党刊，基本上我是第一个认真阅读的。那时候，在大理，书籍、报纸显得非常珍贵，所以，每一份报纸我都要认真看几遍。这期间，我也努力让自己爱阅读的习惯去影响、感染学生。每周，我都要专门用一节语文课让学生去阅览室自由阅读，努力学习课堂上、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

2004年8月，我开始加入记者的行列。上学时，教书时，大多数是在读各种文学作品。在县报社从事新闻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，我的阅读方向有所改变：一类是党报必读，从《人民日报》到《云南日报》再到《大理日报》，必须认真细致地阅读，一方面要及时了解掌握重要新闻，另一方面要学习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方法。通过学习知晓了时政报道消息有时政报道消息的写法，写人物通讯有人物通讯的技巧，写综述有综述的要求；另一类是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书籍必读。还有就是坚持阅读文学类的书籍。那几年的学习体会就是：只有不断地学习、借鉴，扩大知识面，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新闻作品质量。

后来，我又到县级党委办公室、州级宣传部门、州级媒体、人大机关等多个部门工作。从2009年到党办工作起至今在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，17年来，阅读的重点，除了自己喜欢的文学类书籍之外，政治理论、履职方面的书籍成了我的阅读重点。这些年来，我不论工作岗位、工作职责怎么变化，坚持阅读是其中的不变之一，一直坚持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，启迪自己的思维，开阔自己的视野。

高尔基曾经说过：“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，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。”培根也曾经说过：“知识就是力量。”

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机关工作者，我个人认为，要自觉地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作为一种行为习惯，融入日常，读在经常。如果“啃”不了大部头，那也不要紧，那就从坚持阅读报纸、杂志做起吧。毕竟，阅读，不需要跟别人比速度、比数量，掌握自己的节奏，慢慢找到其中的乐趣，也是一种享受。我还相信：只要坚持阅读就会有所收获。当然，阅读的收获不可能有“立竿见影”之效，但肯定会有“潜移默化”之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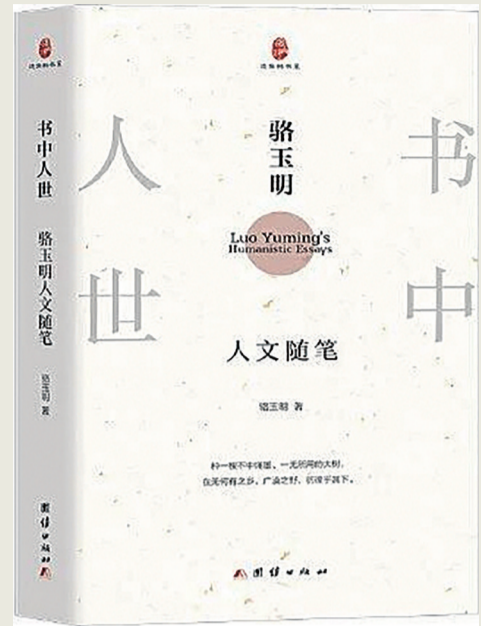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阅读，是一辈子应该坚持做的事情。愿大家喜欢阅读。因为，阅读的时光最美好。愿你在文字中遇见更美好的世界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

近日，永平县龙街镇中心完小开展整本书阅读“阅读之星”评选活动，对5名同学进行了表彰。该镇中心小学制定阅读计划和“阅读之星”评选方案。学年来对学生记录的阅读书目和字符进行统计、评选。在此次阅读评选活动，经过统计组对学生整本书阅读的本数和积分认真统计和评选，最终从阅读积分达2400分以上的同学中，评出了5名同学为“阅读之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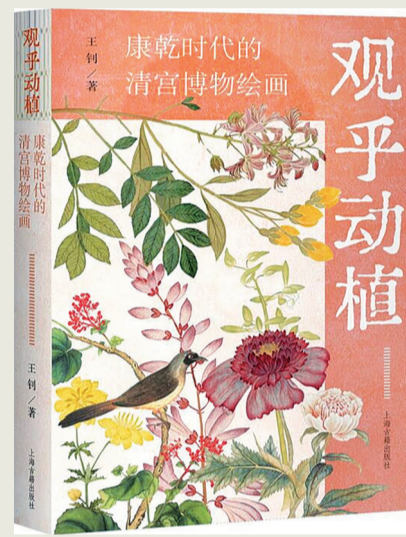
【通讯员 张品良 摄】

新书速递



《书中人世：骆玉明人文随笔》 骆玉明 著 团结出版社 2025年5月第一版

这是一部充满智慧与温度的人文之作。作者骆玉明教授兼具学者的严谨与文人的洒脱，既能深入剖析文学经典，又能以亲切笔触传递人文温度。该书是骆玉明教授的序跋集，无论是对经典名著的深入解读，还是在序跋中对创作背景和思想脉络的梳理，他都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

《观乎动植：康乾时代的清宫博物绘画》 王钊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9月第一版

本书聚焦具体作品，从博物学、艺术史以及社会学、政治学等视角展开分析，揭示了清宫博物绘画的诸多秘密：“汉绘传承”部分探讨了清宫绘画对汉民族博物绘画技法和特色的继承；“满风融汇”部分讨论满洲文化与清宫博物绘画之间的关系；“寰宇交流”部分讲述清宫博物绘画背后的中外文化交流。无论论述、研究方法，还是具体论述，本书都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。



《深蓝》 邓西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5年11月第一版

男孩金子飞和妈妈来到西沙群岛中的企鵝岛，与父亲——一位守岛军人团聚。从小性格懦弱的阿飞，认识了岛上渔民的孩子苏楚，在苏楚的带领下，两人度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夏夜。少年成长之旅的背后，也掩藏着三代渔民、守岛军人的，在这碧海蓝天中留下的生命印痕。家国大义的责任与承担，也以一种温润的姿态潜入儿童的日常生活中。

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是一部神话人文地理书。童话作家周静著的《山海经童话》，可能是儿童文学中目前为止最贴近《山海经》原貌的一种重述方式。《山经》《海经》《大荒经》，该著一一以童话的方式予以重新讲述，以“重融于更为广阔、包含万千的世界中，重回那生命最初的一切皆新奇的状态”。于是，在浪漫瑰丽的想象中，该书带领小读者感受和领略永恒的生命本质和原初的生命性情。



《山海经童话》 周静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5年11月第一版

(李宝 整理)

杨玲读书·《本草纲目》

寂寞梧桐锁清秋

□ 杨玲艳

梧桐不与桃李争妍，却悄然融入城市烟火之中。于四季的喧嚣里，坚守着一份沉静与风骨。它成为“吉祥、君子、知秋、爱情”的象征，承载着“凤凰来仪”的盛世之景、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的文人孤寂，以及“焦尾琴心”的千古雅韵。它将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愫巧妙融合，静静伫立在城市中央与庭院深处，见证着四季的更迭。

谈及中国本土梧桐，便不得不提“凤栖梧桐”的传说。《本草纲目》同样记载了相关诗句：“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其意为高冈之上生长着梧桐，面向东方迎着朝阳。还有《诗经》里那首古老的歌谣：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”也让我们在历经千年时光之后，仿佛仍能听见凤凰振翅掠过山冈，最终栖落在梧桐树上的声响。凤凰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，且它只选择梧桐树栖息，故而梧桐也被称为“栖凤之木”。在大理古城蒋公祠院内，东西两侧矗立着两株挺拔的云南梧桐。据专家推测，它们已在大理古城流转的时光中，傲然屹立130多个春秋，依旧健康挺拔，为蒋公祠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绿意。这两株云南梧桐树干笔直，树冠犹如华盖，葱葱繁茂，向世人展示着历经岁月洗礼后的从容与坚韧。作为百年古树，它们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中国梧桐树的绰约风姿，还让我们在了解梧桐树的过程中，学会敬畏自然、守护大自然的馈赠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古称凤凰非梧桐不栖，岂亦食其实乎？”意思是古人说凤凰非梧桐不栖，难道也是因为梧桐的果实(梧桐子)美味吗？梧桐树被誉为“树中之王”，其他鸟类都不敢在此栖息，唯有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。这句话以反问的形式，展现了古人对凤凰“非梧桐不栖”这一习性的思索，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想象，也蕴含着对文化象征意义的探究。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也表明梧桐子可食用：“梧桐皮白，叶似青桐，而子肥可食。子，气味甘、平、无毒。”自“凤栖梧桐”的神话传说开始，西周又流传出“桐叶封弟”的佳话。此后，“栽桐引凤”“一叶知秋”“桐木为琴”等故事，逐渐使梧桐与繁盛、吉祥、时光流逝、思乡、高洁情怀等产生了关联。当历史的车轮碾过，“凤栖梧桐”的热闹与“栽桐引凤”的期盼，也会是另一种状态。比如，如今招商引资中，有一句最为贴切的口号：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录：“时珍曰：梧桐，处处有之。”这表明梧桐树曾经在中国的种植极为广泛。每年深秋，下关龙溪路的梧桐树纷纷落叶，将秋天的清凉与萧条展现得入木三分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龙溪路的梧桐树实则为外来物种，名为悬铃木，隶属于悬铃木科，与锦葵科的梧桐并无太多亲缘关系，常被称作法国梧桐。我揣测，悬铃木之所以被叫作梧桐树，或许是因为其长有类似梧桐的掌状裂叶片。从植物特性来讲，悬铃木具备生长迅速、萌芽能力强、遮阴效果好、可调节道路小气候等优点。19世纪中叶从欧美引入上海后，它迅速成为中国的“行道树之王”。当秋风再度卷起满地碎金，又一次站在了龙溪路20号的法国梧桐树下，虽然知道它不是中国梧桐树，很惋惜，但这一时代的产物，宛如一页泛黄的史书，记录着季节的更迭，也映照出秋天的孤寂寂寥，这条见证我从青年步入中年的龙溪路，恰似被时光打碎的一片碎片，将记忆里的喜怒哀乐，化作细密的皱纹，刻在我的额头上刻下无数沟壑。在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里，有青年时我在法国梧桐树下迫不及待捧读新书的身影；有初入报社时，我在法国梧桐树下聆听前辈讲述骑着自行车下乡采访的新奇经历；有成家后，我在法国梧桐树下看着孩子从学校蹦蹦跳跳放学归来的欣喜；有人到中年时，我在法国梧桐树下听闻父亲病重而崩溃痛哭的绝望。每一个在法国梧桐树下的瞬间，都像是刻进骨子里的故事，历久弥新。关于龙溪路的记忆，并未因单位的搬迁而稍减，反而愈发怀念龙溪路的法国梧桐树，怀念那些随风逝去的时光和闲适的日子。但我期望，下次提及梧桐树时，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是历经千年的中国梧桐树，而非悬铃木，包括我自己。或许未来的某一天，在大理的街角，也能寻到代表东方诗意与风骨的中国梧桐。

在中国，梧桐树是一种寓意祥瑞、承载诗词文化、关联节气变化的树木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清明桐始华”。这里的“桐”，指的便是梧桐花。“桐始华”，意味着梧桐树开始绽放花朵。梧桐花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视作爱情的象征。所以，在婚姻中，“桐始华”代表着爱情的忠贞不渝与永恒不变。《孔雀东南飞》中，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被命运捉弄的恋人，于梧桐树下许下了永恒誓言。在他们的合葬墓上，梧桐树连为连理枝，象征着夫妻坚守节操、情比金坚的承诺，也留下了“梧桐相待老”的深情厚意。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是南京的标志。“蒋介石为宋美龄种下梧桐树”的故事让人震撼。这些梧桐树，见证了民国时期的车水马龙，聆听着抗战时的警报声声，陪伴着南京人度过了和平年代的繁荣岁月，成为几代人的珍贵记忆。南京街头的法国梧桐树实际上也是悬铃木，而非真正的中国梧桐树。

李时珍于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了罗愿关于梧桐树的描述：“罗愿雅集云：梧桐多阴，青皮白骨，似青桐而多子，其木易生，鸟衔子堕辄生。但晚春生叶，早秋即凋。”正因如此，“梧桐叶落”成了立秋的代名词。梧桐树的象征促使它成为古人庭院中必栽之树。从吴王夫差的“梧桐园”，到抽政园的“梧竹幽居亭”，再到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，栽种的十万株梧桐树，足见古人对梧桐树的喜爱。在一些词作里，梧桐夜雨几乎成了表达寂寞、悲秋、别离等情绪的固定意象。例如李清照的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，李白的“人烟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”等。在这些诗人眼中，秋天的萧瑟与梧桐的高洁孤独相互交融，更能烘托出凄凉之意。而南唐后主李煜则借梧桐树将孤独之情写到了极致。那是一个月夜，李煜独自登上西楼，写下了令人崩溃的名作《相见欢·无言独上西楼》。其中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一句，李煜看到孤零零的梧桐树，仿佛看到了被囚禁、被孤立的自己。“深院锁清秋”中的“锁”字堪称神来之笔，它锁住的不止有深秋，还有李煜的尊严、自由和复国的希望。这是一位帝王失去三千里江山后难以言说的孤独。李煜虽然失去了江山，却在诗词领域光芒四射、无可替代，成为我最喜爱的词人之一。

自女儿开始学习古琴后，我对中国本土梧桐树的认知再度得以深化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了梧桐可用于制作乐器：“齐民要术云：梧桐生山石间者，为乐器更鸣响也。”桐木一直是制琴的优质材料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记载：蔡邕途经吴地时，见一位挑夫在江边生火做饭，燃烧的木材在烈火中发出的声响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听出这是一块良木，赶忙上前查看，发现竟是一块老桐木。他顾不得烫手，立刻从火中抽出木材，熄灭了火，并恳请挑夫将其卖给他。挑夫十分豪爽，直接把桐木送给了蔡邕。蔡邕回去后，将这块梧桐木制成一张七弦琴，其音质果然美妙绝伦。由于琴尾恰好位于烧焦之处，这架琴便被命名为“焦尾琴”。“焦尾琴”与齐桓公的“号钟琴”、楚庄王的“绕梁琴”、司马相如的“绿绮琴”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。优质的乐器堪称神来之物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它们宛如天地灵气与匠人匠心相互交融的结晶，每一道木纹都蕴含着岁月的低语。以梧桐制成的琴更为珍稀，并非普通人轻易能够拥有。

暮色渐深，梧桐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修长，宛如一个未完结的故事，等待着我去续写。龙溪路的法国梧桐树依旧会年复一年地生长，而我与梧桐树的故事也仍在继续。